

毛泽东之子

毛岸龙



阿银马建著

一条龙，一个谜

有人说他夭亡
有人说他神经
有人说他失踪

.....

现在他突然以一个矍铄老人的形象出现了
其中的曲折和苦难就是本书的内容

古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K827=7

M331A 毛泽东之子



毛
岸
龙

阿
银
马
建

FG14/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1 号

毛泽东之子：毛岸龙

阿银 马建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新城西街 82 号)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香港南丫岛宝华园 85 号二楼 A 座)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内蒙古天伦彩印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160 千 插页：2

1992 年 10 月第一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204-02035-9/I·347 定价：6.00 元

(ISBN 962-497-159-5)



1943年秋在浙东纵队五支队任一中队文化教员及在大队部任文化干事。

▲ 1938年8月，音乐家章枚团长来教我们唱新四军军歌，此照是由叶挺军长抓拍的。前排左是我，中间是叶正明，右是叶正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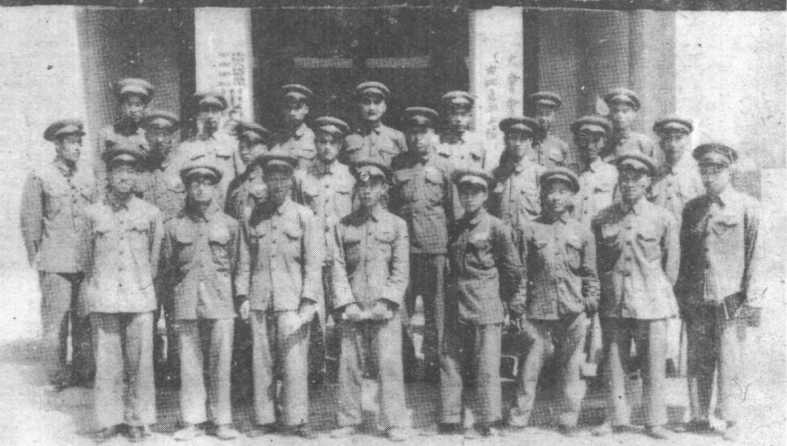
◀ 母亲杨开慧之墓碑，1930年冬男岸青、岸英、岸龙立修。

1964年夏在装甲兵学院10期完成班毕业照。



1952年冬在朝鲜。

華東軍區野學校模範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合影一九五〇。



1950年在二十军教导团学生大队任副政治指导员时照，前右二为毛岸龙。

目

录

开 篇	一只蜻蜓对一架山岭的访问·····	1
第一章	心血 资料 证据·····	9
一、	简历·····	10
二、	曾用名·····	15
三、	身上留下的人为记号·····	17
四、	关于照片·····	18
第二章	从离开母体到离开母亲·····	21
第三章	在 10 岁的“小妈妈”的怀抱里·····	46
第四章	出没或飞翔在阴沉的苏州 河畔的小小星辰·····	65
第五章	话说长征：吃千家饭，走万里路·····	85
一、	大个子叔叔、奶奶和一位一闪而过的妈妈 ·····	87
二、	干妈宋庆龄·····	90
三、	走虎口、入龙潭·····	96
四、	少林弟子·····	102

五、流浪小艺人	105
六、桃园办事处，保安队哨卡，河中险滩， 山中寺院	108
七、打青梅，骑竹马；檀香头，一个疤	113
八、卖入买出	118
九、沈寄爹，张伯伯，大陆叔叔，红军小分队	120
十、一个爸爸，两个娘娘	123
十一、对水的又一次体验；栽了一头泥	127
十二、笼子里的小松树	128
十三、小鸟小鸟，我给你洗澡	130
十四、先放鹅，后放火	131
十五、两个党员	133
十六、一进鞠家	135
十七、山回路转，二进鞠家	136
十八、一泡大尿闹学潮	139
十九、一条鞭子一条命	140
二十、铭记深仇大恨	142
二十一、重操旧业	144
二十二、三进菊家	146
二十三、反动口号换馒头	149
二十四、短暂的重逢	150
第六章 小少爷和小交通	152
第七章 小小新四军	166

第八章 钢军的由来：伴随枪弹走过	172
一、东洋刀，逼着出西洋.....	173
二、四个鬼子打死仨.....	174
三、出生入死，命大命奇.....	176
四、轻巧活：去做小女婿.....	180
五、操你妈的日本鬼子.....	183
六、“沙家浜”中的角色.....	185
七、刺刀捅进肚子，象捅冬瓜.....	188
八、抱鸡腿，炸飞机.....	191
九、来抓共产党啦.....	194
十、敌人搞治安，我们就捣乱、破坏.....	197
十一、举起右拳，庄严面对。黑色小轿车.....	200
第九章 延安：十八吹火棍及其它	203
第十章 钢军的成长：伤身与伤心	215
一、走进动摇不定的地盘。两次接头.....	217
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20
三、蹲一次班房.....	224
四、放走了一个坏人.....	227
五、喘了一口气，负了一次伤.....	230
六、给别人打仗，吃了一通批评.....	234
七、伤心.....	237
八、巧遇.....	241
九、来一个戴大口罩的人.....	243
十、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244

第十一章 钢军的继续：和平年代的种种考验	249
一、不在意，沾上光.....	250
二、接收四万万同胞.....	254
三、解放台湾再回家与一通虎威.....	256
四、建议与封嘴.....	260
五、藕断丝连：华沙小汽车.....	264
六、“清队”重点对象.....	266
第十二章 结束语与新序言	270

开篇 一只蜻蜓对一架山岭的访问

消息是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得到的。当时我正做敛神思考一个与这则消息毫不沾边的问题。消息突然来临，令我突然兴奋又突然怀疑。

主席和他的第一夫人杨开慧生了三个儿子，是真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是真的；次子毛岸青终身带疾至今健在，也是真的。唯有小儿子毛岸龙，生死不明，众说纷纭。

1982年第四期《党史研究》，刊登李静峰的《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的生活》一文，文中说“毛岸龙患紧口痢，经医治无效，于1931年5月底6月初病亡。”该文又被林宇摘转到同年8月24日的《文摘报》上。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编者李湘文写道：老三岸龙在几次迁移中是病死还是失踪，各说不一，但不论怎样，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华英编著的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毛泽东的儿女们》，也讲：岸龙终于与两个哥失散，从此杳无音讯，是死是活，后人不得而知，……毛泽东再没见过这个儿

子。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

《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人R·特里尔跟着斯诺说，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后，“开慧带着两个儿子住在韶山。”

小到“街谈巷议”，大到“国家喉舌”，或说他夭亡，或说他呆傻，或说他失踪，总之他象一颗小小的石子永远消失在岁月的泥流里。这也已被人们认为是真的。

• 现在突然有人自称毛岸龙，又怎能让人一下子接受呢？

不可全信，也不可一点不信。无风不起浪，有浪必有风。这个“起死回生”的消息，犹如一个磁场，将我吸住。

主要是好奇心。我每走一步，大都是好奇心牵引。想想人类也应如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好奇心的牵制。好奇心不可阻挡也不会消失。

我象是飞到了朋友家。见到朋友的爸爸，我喊叔叔，他曾与所谓的毛岸龙共事多年。

叔叔是个少见的和蔼的老人，脸上的笑容好象从我几年前第一次见到他，就没离开过他的面庞。他动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和精力，据他所知，据他所识，据他所闻，零零碎碎，点点滴滴，模模糊糊，述说毛岸龙，给我打开一个宽广的完全陌生的视野：

毛岸龙从小被一位姓鞠的开明地主收养；
毛岸龙 14 岁参加江南抗日部队；
毛岸龙 41 年到过延安；
毛岸龙在抗美援朝战场负伤；
毛岸龙反对毛泽东；
毛岸龙曾被毛泽东“封口”，不准他承认自己是毛岸龙……

我的视野跃出一座远山的轮廓，我预感那架山岭很美。鸟语花香，虎啸龙吟；奇松怪石，乱云飞瀑。它没有被人开发，它召唤人们向它挺进，走近它、游览它、观赏它，向世人报道它的真实面容。

一个大疑团被轰然炸开，无数个眩目的小疑团，拖着光亮的尾翼，闪烁着，飞行在我的脑际：

他留没留下手镯之类的身世证据？

他有没有保存家人的书信？

他可记日记？

他为何反对主席？

他以前为什么沉默？

他现在为什么不愿再沉默下去？

……

叔叔不是毛岸龙。叔叔说不清。我只能去找知情人。我开始了我的访问。

北京，杭州。两千多公里，30 多个小时。硬座。

秀丽的南方名城；新旧建筑互辉互映的街道；种满花草搭着棚架的大院；散发家的温暖的门牌号码……红纽扣般的门铃按钮按下之后，室内的音乐声和脚步声几乎同时响起。

门，关闭已久的门，“咿呀”打开。

门的打开就象一道大幕的打开。一位老军人，宽肩、方脸、高大、双鬓斑白、山一样稳健的老军人，立在我眼前。

他就是毛岸龙吗？他就是我要寻找的谜一般的人吗？我仔细审视着他的五官、身材、言谈和举止，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主席的遗留。

不象，面孔不象。看照片，他与毛岸英的相似之处，大于主席。

遗传仅仅是相貌的遗传吗？不是，还有性格及气质。

我的来临就象白云生处的山户人家的客人的来临。他的兴奋使偌大的房间动荡起来，他的热情使一路冷落的我险些融化，他封存几十年的话语，宛若“江入大荒流”的千里波涛，滚滚而下。

一口江浙方言，在我几十个小时没有睡眠的脑袋里，散乱地打上钉子般的印记。

“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我很高兴啦。……你应该先打电话，我去车站接你。……这么多年，不能说，不敢说，要憋坏人的。……五十年代，我们没有相认的原因就多啦。我血气方刚，不理解老头子缺儿短女的心情，老

头子也不理解我啦。我与他不和，是我们父子之间的家庭矛盾，并不是反对他领导的政党和国家。我也是个党员，也为新中国出过汗流过血。……谁不想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趁他停顿换气之机，我说：“你的身世最终还得通过法律来澄清。我这次来，只能把你的经历介绍出去，告诉人们你还活着。要让人相信，你就要实话实说。”

“就是实说，别人也会怀疑的。坦白地说吧，你来的时候，就是你现在，没有怀疑吗？不可能没有嘛。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家人不相认，为什么？现在相认，又为什么？别人是要这么问的。甚至还会说我是冒牌货啦。……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老头子在时，我去认，有人会讲我高攀；现在相认，总不会说我高攀了吧。……我是普通老百姓，也不想当官，能教育好子女，安度晚年，心满意足啦。可我老了，自己的身世总该弄明白吧？……我们一家人，为了革命，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没剩下几个，剩下的也快剩不下了，老啦，一家人也该坐在一起好好谈谈喽。”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应是“晚情”。

逝去的亲人，不能相见，是一种悲痛及怀念；在世的亲人，皓首若雪仍难以团圆，则是一种不幸和悲哀。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黄昏一样动人的忧伤。

忽然，他气于形色，近乎愤怒地说：“最可气的是，有人说我死啦。1982年第四期《党史研究》发出一篇文

章，作者是李静峰，这篇文章在同年又被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文摘报》摘登，摘者是林宇。讲我‘于1931年5月底6月初病亡’。这违反了历史真象，这种胡说八道也有损我党威望。我怎么死了呢？他见到尸体了？我这不是活的好好得吗？好！你说我活着，说不定我还要隐名埋姓，你要是说我死了，那我就站出来给你瞧瞧，打你这个信口开河的耳光。”

听了此话，观他神态，我好象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根骨头。这是一根倔犟的骨头，一根争斗、反抗的骨头，一根支撑着他并给他带来威严和灾难的骨头。

我忽然想到主席。他与父亲毛顺生的抗争，与军阀反动派的抗争，与陈独秀、李立三的抗争，与国民党及日本侵略者的抗争，与超级大国的抗争，与不同政见者的抗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和争斗中度过的，也有一根骨头支撑着他。

这两根骨头是不是一脉相承？

我注视着面前的这位老军人；“死亡之说”的阴云仍没有从他的脸上散开荡尽。对他而言，这太不公平：“毛岸龙死了”的传说早已钻进他的耳朵或心中；“毛岸龙还活着”的消息仍没有让那些说“毛岸龙死了”的人听到。

这就是隔膜。隔膜可因时空而产生，也可因人为而产生，但最终都应该被时间之刃刺穿。

当今流传的有关毛泽东家事的书刊，毛岸龙仍在失踪、死亡之列，或被掩埋在省略号里。

时间之刃真的太钝吗？不是，也不应该是。“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被冤屈被误解的时候早已过去了。

人真的不可貌相吗？刁钻古怪之辈和堂堂正正一身浩气之人，凭第一感觉，不是可以分出个一二三四五吗？

他是位老军人，不敢说“一剑曾挡百万师”，总是“一身转战三千里”。戎马生涯，出生入死，荣禄耻辱，置之度外。可“人因垂老渐知秋”，“云横秦岭家何在”。他要说话，他要寻家。

他豁达乐观，一身豪气，言谈之中，不时爆发荡气回肠的朗笑，还有斩钉截铁的手势。

他坦率真诚，直言不讳，功过得失，不藏不掖。那直言有时令我尴尬，比如：“你写成此文可挣一笔大钱”；“还好！你不象个吹鼓手”。

他幽默地说“我们一个南腔，一个北调，也许要话不投机啦。”

太投机就不正常了。我冷静地总结他给我留下的初次印象：属于正面人物。最终也应如此！

我相信我已来到一座云缭雾绕的山岭下，依稀看到山中的沟沟壑壑，听到了山的声音。

山门大开，我就要走进这座山岭，一层层地揭开烟云，在每一条高低不同曲曲弯弯的山径上，追踪流逝的岁月。

但愿我这支翅膀一样单薄无力而又忙碌的笔，能如实描绘这架山岭的真实图形。

但愿我的真诚，能忠实地记录他艰辛历程中的每一个时点上的哭声、笑声、枪声、炮声。